

血原

于西客 著

作家出版社

血原

于西客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原 / 于西客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1
ISBN 978-7-5063-8707-1

I. ①血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17484号

血 原

作 者: 于西客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16 千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07-1

定 价: 2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一九四三年冬至这天，二道原落下第一场雪。夜里悄然而至的阴霾使金秋到立冬两个多月晴朗的日子就此结束。呼啸的狂风天亮时分减弱后，天开始拉料。雪粒密集地砸向原野和村庄。从树木、柴草、地坑院门窗发出的雪粒撞击物体的沙啦声，赶走了西北风歇斯底里的呜咽。

在这寒冷的冬季，在二道原宁静的山村，遇上落雪的天气，汉子们对被窝倍加眷恋。他们睡在热炕上，聆听着屋外的拉料声，将娘们儿搂得更紧。有钱难买天明觉，如果没有特别事情要做，汉子们的大觉睡不到饭时不肯起床。

这一天，李志斌是村里起床最早的一个人。当肆虐的西北风打住时，他拨开续妻兰红玉搂着他的一条胳膊，摸黑穿上前妻做的、被续妻洗得很是绵软的粗布衬衣，披着当专员时置的黑呢子中山装，靠着影墙抽烟。兰红玉臆儿巴怔嘟噜一句“天还早”，翻动身子，搂住他的腿又进入梦乡。

离天亮还有半个时辰，李志斌却睡不着了。他习惯拂晓坐在被窝里抽烟，萤火虫一样闪亮的烟火，在黑暗中时明时暗，他的思绪亦在烟火明灭间飞扬。他划着火柴，点上油灯，抽出夫人搂着的那条腿。在夫人嘟嘟噜噜的迷糊声中，他的脚板划过她圆滑

的乳房，顿时有了碰到兔子一般的感觉。他留恋不舍地又将脚板放到兔子上，女人的温存瞬间麻醉了他的神经。

多好的女人啊！如果不是为了抗日，他真想搂着小他二十岁的心爱女人睡到中午。可是日本人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，他在心里骂道：奶奶的，日本人！

李志斌穿好衣服，披着呢子军大衣，戴着三耳皮帽站到院子的时候，寒流裹着雪粒打在他的脸上，将被窝里的暖意驱涤殆尽。如果在平时天已大亮，但由于阴霾笼罩，此时还是麻影。他低头看看尚没盖住地皮的雪，仰脸看看纷纷扬扬降下的雪料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山风荡起的满天黄尘还没有被雪涤尽，黄土高原固有的土腥味儿浓烈地冲呛着他的肺腑。童年时代经常感受的故土气息，在他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后又找回来了。他深深地呼吸着土腥味儿十足的空气，心底升起的不仅仅是游子回归的亲切感，更是寻到根后的踏实感。

李志斌静听着从西角窑发出的闷雷般的鼾声，那是弟弟李志武还在梦乡里游荡。他有心喊醒弟弟，让他去通知抗日自卫队的几个拿事人，八点钟准时到司令部开会。但迟疑了一下，又收回跨出去的脚步。会议昨天就通知到人了，可他担心骤然降临的大雪把这几个枪法很好，但没有受过正规训练，松散得如飞扬的尘土般的地头蛇封在热炕上搂婆娘，而把会议抛到脑袋后边。可是，想到弟弟在抗日的东西上一直和他唱反调，使他这个曾经做过行署专员、可以动员全村人参加自卫队的大哥，却连亲弟弟都说服不了而十分恼火。

李志武与胞兄长得一点不像。

李志斌人高马大，身材颇长，扁担一样通条的身板，几乎寻不到一点弧线。长巴骨脸、白皮肤，浓眉下边闪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，小巧玲珑的鼻子恰到好处地摆在五官的中心位置，虽然嘴巴稍大，但在一口洁白的牙齿陪衬下并不难看。他继承了父亲身

材高大和母亲小巧玲珑的优点，加之受过良好教育，不管怎么看都是贤达人物。

李志武个头不足五尺，虽然有着母亲那种苹果似的圆脸形，但长着一双父亲和母亲都不曾有的小眼睛。从他稀疏的眉毛下边放出的眼光，总是闪烁着农民式的狡黠和商人的奸诈。那张老鼠嘴和狐狸一般竖着的尖小耳轮，与一表人才的哥哥大相径庭，很难想象俩人是一母同胞。兄弟们长得一点不像，做人处事的差异更大。

三个月前，李志斌从冀南出发，绕过层层封锁线到达郑州，几经周折回到故里，弟弟对兄长归来表现出短暂的热情。

正是午饭时分，李志斌和夫人骑着县长盛子才安排的两匹毛色一样，但不是同种血统的棕色马儿，快马加鞭奔出陕州城，爬了十里山路上二道原，又走十里平路，来到南山根李家村口，他勒马收缰，心潮澎湃地看着绿木掩映着的村子。

时令已过寒露接近霜降，天气转冷但阳光明媚，收罢秋庄稼的原野显得特别空旷。适时插耩的植麦地，由于底墒充足，豆芽般的麦苗已与垄背比高低了；殷勤人家的晚茬地已下种，被木耩耩开的垄沟散发着泥腥气，湿漉漉地铺排在田野；割倒的黑豆秧，一扑扑摆在地里等待上场；蜃气笼罩在田野低空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水浪般的波纹。公鸡高亢歌唱，老牛哞哞吼叫，从大树顶上飞过的麻雀群嘁嘁喳喳，仿佛都在欢迎远方归来的游子。就连一头拱开圈门，正在黑豆地里糟蹋庄稼的白猪，也冲他扬头翘耳地哼着。

李志斌翻身下马，棕马衔起地上几枚谷秆，有滋有味地嚼着。他拍拍这匹两岁口的伊犁马儿汗湿的脖子，马儿丢下干草，把嘴巴拱到他怀里，他嗅着马身上的汗腥气，心里说：真是一匹好马啊！他一手牵着马缰，一手搂着夫人的纤腰把她抱下马，神采飞扬地说：“故乡多好啊！没有鬼子，没有硝烟，没有腥风血

雨……故乡真好……”

“真是一片难得的净土……”说话慢声细语、文质彬彬的夫人白皙的脸上尽是惊奇的神色。而她的脑海却过电影般浮现着河北平原鬼子的战车横冲直撞，手无寸铁的生灵血肉横飞的悲惨画面……

“志斌，真的到家了吗？”面对水彩画般宁静的豫西田园，兰红玉仿佛置身梦境之中。

“真的到家了……”李志斌深情地吸了一口炊烟掺和着牛粪味儿的空气。

“到家了……”兰红玉把眼睛从豆地觅食的白猪身上收回来，双手合十，说了三遍“太平真好”。

李志斌抬头看看太阳，低头看看手表，正是午后两点。在城市已是上班时候，在家乡却是吃午饭的时候。李志斌和夫人牵着马儿并行走进村里，人们劳累了一晌，这会儿都蜗居在地坑院里吃午饭。那些因腾茬晚了，尚没插犁种上晚茬麦子的农家，将牛绑在自家场上的树下喂着，竹筐箩里添着青草和玉米棒子。农忙季节，人劳累牛更辛苦，庄稼人宁可自己吃瞎一点，喝淡一点，也要给牛增加精料。农民对牛的感情，就像对待自家人娃一样。

村子还是十年前他探亲时那样没啥变化。穷人李老五地坑院崖边长满一人多高的野枣树，如果不是从院里冒出来的炊烟说明还有人气，他一定认为是座报废的烂院。烂院旁边被土墙圈围起来的几排蓝瓦房，是由父亲出资，建在自家耕地上的学校。父亲立下规矩：凡本村子弟，尽可入学识字习文。富家子弟收取学费，以供先生开资花销。贫家免交，由东家承担费用……父亲是个开明财主，可敬的地方在于他能顾及村里的公益事业，不像别的财主只把眼光聚焦在土地，靠土地积累资本，再把积累的财富拿去置地，滚雪球般占有土地的欲望永无穷尽。

秋假还没有开学，校院静悄悄的。李志斌站在学校门口，默

默看着两扇新漆过闪闪反光、上了铁锁的天蓝色大门，看着门墙那块酱红底色、金粉镶嵌、名匠镂刻、本县第一笔盛老爷子挥毫书写的“李家村学校”木匾，仿佛善良的父亲就站在他的面前。可是，父亲两年前就在极度的思子病疴中去世了。

农家场上摊晒着五谷杂粮。被晒耙撸过的玉米、谷子，像田野里的麦垄一样，沟棱整齐地摊在场里；黑豆反着黑光，小豆猪血般赤红；籽棉掺夹在秋粮间晒太阳，像蓝天上的白云朵朵，又似草原上洁白的羊群。

来到自家崖头，吃过午饭准备打玉米的长工王麻子扔下棍子，惊喜地喊着：“大少爷回来了……”风快迎上来，接过他手里的缰绳，惊讶地看着穿戴洋气、花儿一样漂亮的兰红玉，缺掉门牙的嘴巴喜气洋洋地咧着，脸盘上的褐色麻子闪闪发亮。

李志斌向他介绍说：“这是夫人！”

王麻子欠身施礼说：“女主人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她说话的声音像鸟儿歌唱一样好听。王麻子兴奋地接过她手里的缰绳，把马绑在场边核桃树下，解下马背上的两只皮箱，一只扛着，一只掂着，高喊着：“大少爷回来了……”跑下了门洞。

李志武听到喊声，从屋里出来迎到门洞，接过王麻子手里的皮箱掂量几下，惊奇地问：“哥咋回来了？你咋回来了……”好像不相信站在面前的真是哥哥。

李志斌向弟弟伸出手，李志武也伸出手，哥哥握枪杆的手和弟弟握锄把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杜姣姣头上顶着一条家机织的蓝道道头巾，站在做饭窑门口，把两只洗碗的湿手放在蓝护裙上反复搓着，喜悦地看着伯伯哥和嫂嫂，红通通的脸盘像桃花骨朵似的鲜艳。长工李铁熬，问候过大少东家和夫人，就扛着棍子上崖打玉米。在长工眼里只有东家，没有专员。他们称呼李志斌“大少东家”，而非“李大

专员”。

李志武按风俗让哥嫂住在主窑。主窑是长辈住的，晚辈按长幼分别住在主窑两边的侧窑。父母相继过世了，主窑应由长子继住，李志武没敢占，一直空着。虽然李志斌从军从政，没把祖业放在心里，但李老爷子去世前分了两孔窑洞归长子，并留下遗嘱：家产三分之一归长子，三分之二归次子。

这样的遗产分配，李志武强烈不满。他站到重病在床的父亲跟前，当着执笔书写家产分配文书，也是证人的校长王先生的面，瞪着眼睛发难说：“伯伯这种分法，实在不公……”

李老爷子说：“你已经得了多一半家业还不知足吗？”李志武说：“我得家业是我土里刨食，用血汗换来的理应所得！你给我哥两孔窑洞几亩好地两头牛，我没有一点意见。可是，你却要给他八十亩土地，这是明显偏向老大，我不能没有想法！”

李老爷子睁大昏花的老眼，看着活像斗仗的公鸡歪脖子瞪眼睛的小儿，气得干咳一阵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嗦是你拿血汗换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是你拿血汗换来的？我添置的那些土地，也是你拿血汗换来的？”李志武对家业和土地的强烈占有欲望，使他脑袋发昏，完全成了一只钻进草窝顾头不顾尾的野鸡，他怨恨地反驳道：“你不说这种话我还不来气，你像这样说，我就要和你论一论啦！你说说，祖传的是土地还是粮食？土地不长庄稼屁也不是！老祖宗埋到土里多少年了，他们还能种地吗？伯伯身体不好，土地如果不是我辛苦经营着，只怕早就荒芜得颗粒不收啦！还好意思说你置的地？置地钱从哪儿来？还不是我种的粮食换来的银钱，你才拿着去置地？”

老爷子知道小儿子忤，但没想到如此忤，即使不顾手足之情，也该守守孝道吧？可是，逆子居然六亲不认。一口浊气噎在胸腔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，老爷子歪着白菜般的脑袋咳咳咳嗽。罢了，喘着粗气两眼生泪地说：“你……滚……滚……你给

我滚……”

李志武肚子上的怨气没有释放完，他不想在王先生面前表示理屈。他对手握毛笔，戴着二轱辘眼镜，趴在桌上埋头静听的王先生说：“你听听，我伯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哥上罢私塾上国立，上了国立考军校，考了军校当军官，军官当够了当专员，他上学花费家里多少钱？如果细细算算，他花的现洋都要用车拉。他在外边当官发财，家里何时见过他一个子儿？我呢，从小跟着伯伯扛锄头，土里刨食创造财富，又破费过家里多少钱？我哥如果穷得叮当响，伯伯给些现洋救济我连屁都不放。可我哥当大官富得流油，他缺钱吗？不缺！可是，可是我伯还要给他分家业，这叫嗦理？天下有这个理吗？”

王先生扶扶掉到鼻子尖上的眼镜轮子，亮开慢条斯理的嗓子说：“你说的也在理，可是天下哪有占尽十分理的道理？能占到七分理就算好占家了！你和你哥好比这！”王先生伸出缺少血气白如面条的手掌，对李志武翻了两次，“手心手背，都连着父母心呐！”他又摆开五根手指头，翻了两翻，“兄弟好比手指头，哪一根都连着骨血呐……”

“呵呵！”李志武冷冷一笑，不满地说：“先生这样说，是肯定我伯的做法是对的？我倒成了不讲兄弟情义的王八蛋！那好，你就按我伯的意思分吧，我的意见就全当放屁好啦！”

王先生受到污辱，白瓢脸上气得泛起了血晕，他把笔按到桌子上，摇着头发花白的脑袋，喃喃说道：“岂有此理……岂有此理……”

李志武假装歉意的样子，说：“王先生别生气，我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嘴厉心软。你就按我伯的意思书写吧，不过你要加上一条，有朝一日我哥哥衣锦还乡时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把他皮箱子里的金砖现洋，也拿出三分之一给我啦！记住吧王先生，你既然伸出写文书这一爪，就要把好事做到底，你把我的话写到纸

上吧！”

王先生冷冷笑道：“天底下难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呀！倭寇犯我中华，国土沦陷骨肉分离，李专员掌印的冀南府，几年前就在倭寇的铁蹄下蹂躏啦！李专员不知死活音信全无，你伯思子心切一病不起，你不关心兄长祸福，却惦记着他的银子……哼！哼！哼！”王先生嗤之以鼻。

李志武脑子里除过土地、金钱，从来没有想过当大官的哥哥会有嗦祸事，也不相信哥哥会有不测，他对王先生的话不以为然：“我说先生，你就别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啦！战争，他妈的战争，哪一仗倒霉的不是老百姓？当官的伤不到一根毫毛！再说，谁又听见枪炮响了？日本人还不知道在哪一棵大树下边歇凉呢，县里的赋税都长到十倍了！王先生吃百家饭纳百家钱，当然不知道泥腿子有多难啦！光咱村里就有好几家穷人交了税粮，锅就吊起来当钟敲了！再说，日本人占了冀南能咋着？说死老百姓我信，担心我哥有难，简直是杞人忧天！你没看见盛县长下乡骑着高头大马吗？你又看见哪个老百姓骑着高头大马，沟子后边跟着挎手枪的马弁呢？盛子才一个小县长都那么人五人六的威风，我哥比他官大，别说骑马，只怕枪炮声没响，蒋委员长就派飞机接他到四川去吃宴席了！现在，哼，现在，只怕他正在蒋委员长家里做客呢！担心他有难，真是可笑，你们的脑袋里尽想些不着边际的事儿……”

王先生不再和这个自私自利的糊涂虫一般见识，他按照老爷子的吩咐写好文书，让老爷子摁了指印，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李老爷子亲自保存，另一份由他保管。李老爷子交代王先生，如果志斌在他生前回来，他就亲手把文书交给长子；如果他过世，就拜托王先生交给志斌。

这些事情，李志斌当然不知道。他更没想到，因为家业分配种下的祸根，使他和弟弟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。

第二章

尽管七点半的时候，李志斌让王麻子站到与会仨人的崖头催叫了一次，但他们睡到九点钟还没起来，最后在他亲自催促下才拱出被窝。

这时候，雪片漫天飞舞，积雪已达半尺厚。仨人来到学校，李志斌已经把炭火生着，瓦盆里的木炭噼噼啪啪燃烧着，屋里的温度烘起来了。

李志斌想把司令部设在他的西角窑，但李志武不同意，原因是他根本不相信日本人能打到二道原。他认为哥哥根本就不该回来搞嘛抗日自卫队，应该在冀南沦陷后，到重庆去辅佐蒋委员长，给蒋委员长出谋划策。他更不该在沦陷区组织散兵游勇打游击，结果被日本人打败，差一点丢了小命。现在，他都成丧家狗了，还不好好雇两个长工，老老实实种伯伯偏向、分给他的八十亩土地，过好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财主生活，却不吸取教训，又要舞刀弄枪，白白浪费银钱。别说日本人不可能打到二道原，就是打来了，只凭自卫队几个土包几条破枪，就能抵挡住日本人的坦克大炮？狗屁，打仗还得靠国军。

关于李志斌在冀南打游击，被日本人打败的事情是他自己亲口说的。当时，村里的成年人接连不断地到他屋里来，说是看望

他，其实是想听他讲外边的战事。在偏远的豫西山村，老百姓除了听政府歇斯底里地吆喝抗日，忍受政府以抗日的名义层层加码税粮，对战局究竟如何并不了解，他们都想知道真实的抗战局面。

起初几天，李志武天天待在哥哥窑里，听他讲七七事变、台儿庄大捷、二十九路军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的故事。他和众人一齐为国军叫好，后来就动脑筋了：“国军如此厉害，咋就守不住北平呢？”于是，他说：“说到天边，还是鬼子厉害！国军再厉害，东北完了，北平完了，河北全完了，连我哥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也让人家一锅端了，我哥是躺在死人堆里才躲过一劫……”

他的话立即得到听众赞同。

李志武马上把话转到日本人打不到二道原，他说：“鬼子能拿下河北，也能拿下陕州吗？我不信！”

李志斌觉得弟弟毕竟是个没见过世面、目光短浅又自作聪明的农民，他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日本是个人口多国土少的岛国，可供人口生存的陆地资源非常有限，这就决定了日本的侵略本性。从历史角度看，明、清以来，倭寇对我中华的侵犯从没间断；从文化角度看，日本是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，文化根基是汉文化。由于受扩张本性决定，日本文化摒弃中华文明最可贵的仁义和善，尊崇野蛮的武士道精神。所以，与其说日本人作战勇敢，不如说日本军队充满兽性。侵略本性决定日本是个贪婪无度的民族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，日本军队蚕食中国的贪婪欲望何时得到满足？他们的目标是亡我中华，让中国人当亡国奴。现在，鬼子的大炮就架在陕州对岸，随时都会发起进攻。弟弟不相信日本人会入侵陕州很危险，你应该清醒清醒了！”

“哥哥真是好笑！我看你是让小日本的大炮吓坏了吧？我看你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吧？”李志武的小眼珠子滴溜转着，两片厚嘴唇翕动着嘲笑，“我虽然没有哥哥肚里墨水多，可也不

是没头脑！冀南那边嘛地势？全是平原，一马平川，这话是你讲的吧？这是打仗的地势吗？没有高山大河挡着，能拦住日本人的坦克吗？再看看咱这达嘛地势？前边黄河挡着，河沿上中央军顶着，再后边有三道原拦着，三道原后边是南山，哪一道关隘不是天然屏障？就算日本人能打过黄河，中央军只要撤上三道原，在原塆挖下战壕，就是铜墙铁壁啦！日本人想上三道原，做梦去吧！”

李志斌觉得弟弟狂妄，但没想到他有这般见解。弟弟认死理，他一时说服不了他，就不和他再作争论。

有一天，他把弟弟叫到屋里说：“志武，哥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！”

李志武疑惑地问：“嘛事？”

李志斌坐在炕沿，递给圈椅上的弟弟一根纸烟。志武接过纸烟，拒绝他点着的洋火。他把纸烟塞到耳朵后边夹着，小眼睛在哥哥脸上遛着。

李志斌吐出一口烟雾，说：“鬼子进攻陕州是迟早的事情……”

李志武冷淡地说：“嘛意思？”

李志斌：“我想把村里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抗日自卫队，一旦战争发生保卫家园……”

“哥哥想的真是离谱！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！发生战争自有中央军抵挡，如果轮到泥腿子上阵，不是脑袋都被割掉了，还说要走十八里吗？”李志武坚信日本人打不到陕州，对成立抗日自卫队不屑一顾。

李志斌已经和村里几个拿事人商量好了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按说你在入队年龄，你既然反对，我也不强迫你加入。不过有一点，你必须服从……”他的眼光告诉弟弟，这是必须答应的事情。

李志武从来没有见过哥哥绷得像弓一样紧的脸，但他并不害

怕。哥哥现在不过是个落难专员，就像戏台上的落第秀才一般穷酸无用，再也没有人跟在鞍前马后任他吆五喝六。家产上他们已经分得一清二楚，虽然还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但已经是经济上各自独立，没有一点搅缠的两家人，谁也不靠谁要吃要喝。如果论玩嘴皮子笔杆子，他不是哥哥对手，要是论掌犁摇耒，他可是一把好手，哥哥给他当徒弟他也不会要的。

天下无用乃秀才。如果哥哥还掌着蒋委员长授权的大印，堂堂正正做大官，他的话保准听。他把官印弄丢了，都成落水狗了，和他一样靠土里刨食，他还怕他什么呢？何况，因为父亲分家留下的疙瘩一直顶得他心慌。所以，哥哥的话别说他不肯听，没有拉倒车就算不错了。

“哥哥说话神神秘秘，像和你的敌人说话似的！说吧，是啥翻天覆地的事情，让你的脸绷得像庙里的泥台一样难看啊？”

李志斌抽了一口烟，往瓷碟里磕磕烟灰，说：“成立自卫队的宗旨是保护老百姓！有人扛枪就有人吃粮，队伍的花销当然要有人出！乱世之秋，国难当头，抗战大义，匹夫有责。有粮出粮，有钱出钱，方为男子汉大丈夫……”

“哼！绕了半天，哥哥是要我出银子啊！我说，你不会是哪根筋背住了吧？你明明知道我对这件事情一点不感兴趣，连听都不想听，却叫我出银钱……真是笑话！”

“没错！我不但叫你出银钱，还要你带头多出！”李志斌斩钉截铁地说。

李志武冷笑两声，轻蔑地说：“哥哥是不是做大官吃饷银上瘾了，觉得老百姓的黑脊梁肥得流油，你想咋刮就任你咋刮？我就说么，你咋这样积极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原来里边有猫腻呀！我告诉你，别说咱俩是弟兄，就是父亲再活过来，他的话对我也像过耳风一样！这件事我是要钱不出分文，要粮不出一粒！”

“你小子别把话说绝！捐来的钱一厘一毫、粮一颗一粒都要

用在队伍上。谁敢贪取，就让他吃个瓦剌厨个砖头！”

“你别在我面前唱大戏！你爱咋折腾咋折腾，我再表一次态，是利不图，是害不受！你搞你的自卫队，我种我的黄土地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政府让我纳粮，我颗粒不少，政府要税银，我分文不欠。除此之外，谁想叫我出东西，就等到日头西出驴长角吧！”他从圈椅上站起来，用巴掌拍拍沟蛋子，把一只穿着黑布鞋、露着黑脚背的脚跨到了门槛儿外边。

“站住！”

李志武听到哥哥愤怒的喊声，把跨在门槛外边的脚收了回来。

“让你出钱出粮，是想树立你在乡邻中的形象！你以为自卫队离开你就不行了？”李志斌气得脸色发绿，口气也像刀砍一样落在李志武身上。

李志武被哥哥的样子镇住了，但嘴上并不倒架：“我说过是利不图，是害不受，这件事情咱们井水不犯河水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这些年你瞒着父亲，干过多少缺德事情，还要我一样样点出来吗？”

李志斌的眼睛冒着火星，李志武心怯了。又想，他才回来几天，怎么可能抓住我的把柄呢？就犟嘴道：“我干啥坏事了？让你这样说我呀！你到底听谁在挑拨离间呢？你在外边做大官吃香喝辣，我在家里孝敬双亲，辛苦农耕，你却不劳而获得到三分之一土地，这就是我干的坏事吧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了？是邻居们屈说你了？是我在胡说八道啊？你打着我的旗号在土地上以多报少，种二百五十亩土地，却纳一百五十亩地税，你是占足便宜了！可是你、还有村里那几个不法财主偷漏的田税，全都转嫁到穷人身上了！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吗？穷人心里明镜一般亮堂！大家要不是看在父亲积德行善的分上，早就联名告你了……你蹦呀跳呀？难

道这些都是假的吗？”

李志斌平时说话和气不起高调，这时声音提到了高八度，凶鹫般犀利的眼睛，始终没有离开弟弟快要红成灯笼的脸庞。李志武以为哥哥掌握了他在陕州城里干的齜齜事儿，没想到在土地上做的手脚他全知晓。这可不是小事，一旦县里追究起来，他不但要拿出加倍的罚款，而且监狱的大门也向他敞开。他完全被哥哥骂晕了，他不敢再犟嘴，不敢看哥哥愤怒的脸。他像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地坐回圈椅，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，糙手捧着脑袋听候哥哥数落。

李志斌看着弟弟垂头丧气的狼狈相，火气一点没减：“还有，你在野鸡坡干的好事儿，以为没人知道吗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这些齜齜事哪一件都够你喝一壶……你还跟我较啥劲？你敢让我到盛子才面前进一言吗？不让你把牢底坐穿才怪呢……”

“好哥哥，你嗦也别说了！我捐二十块现洋，二百斤麦子行了吧？”野鸡坡是陕州城的婊子窝，这种丑事儿哥哥也知道，他无话好说了，一心想用现洋和麦子堵住哥的嘴。

李志斌对他出这么一点东西不感兴趣，他说：“像你这号富得流油，却为富不仁的土财主，出这么丁点儿东西能说得出口吗？你不感到脸红吗？”

李志武觉得自己出的已经不少了，这不是税银税粮，完全是额外负担。如果不是哥哥手里捏着他的把柄，他才不会出一粒一毫。他见哥哥不满意，不知道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，害怕他说出让他难以接受的数字来，连忙说：“谁家的钱粮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！都是沟子撅着，汗水流着，一镢头一镢头从地里刨出来的。如果哥还不满足，我再加十块现洋、一百斤麦子……”

他见哥哥没有反应，心慌地说：“这个数就封顶了！哥哥要是还不知足，我就无话可说了……”

李志斌这才开口说：“好吧，就按这个数先捐吧！你要明白，